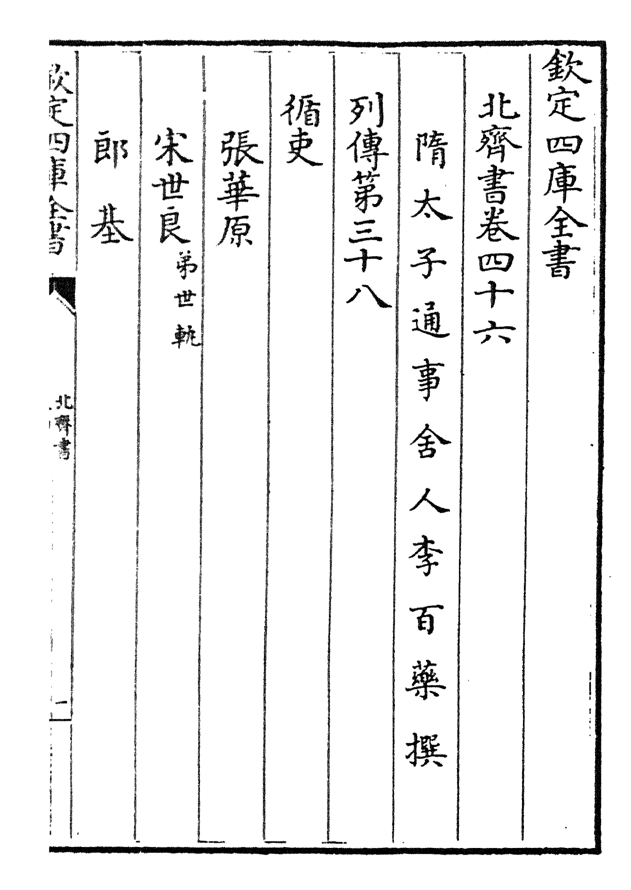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先王疆理天下司牧黎元刑法以禁其姦禮教以防其欲故分職命官共理天下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安人則惠膺哲之君必致清明之臣昏亂之朝多有貪殘之

吏高祖撥亂反正以卹隱爲懷故守令之徒才多稱職仍以戰功諸將出牧外藩不識治體無聞政術非唯暗於前言往行乃至始學依判付曹聚斂無厭淫虐不已雖或直繩終無悛革於戲此朝廷之大失大寧以後風雅俱缺賣官鬻獄上下相蒙降及末年黷貨滋甚齊氏循良如辛術之徒非一多以官爵通顯別有列傳如房仲幹之屬在武平之末能卓爾不羣斯固彌可嘉也今掇張華原等列於循吏云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高祖開驃騎府引爲法曹參軍遷大丞相府屬仍侍左右從於信都深爲高祖所親待高祖每號令三軍常令宣諭意旨周文帝始據雍州也高祖猶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密有拘留之意謂華原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蕞爾關右便自隅絶故使華原銜喻公旨明公不以此日改圖轉禍爲福乃欲賜脅有死而

已周文嘉其亮正乃使東還高祖以華原久而不返每歎惜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累遷為兗州刺史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囚千餘人華原皆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亦遣歸家申賀依期至獄先是州境數有猛獸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大小莫不號慕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年十五便有膽氣應募從軍北討屢有戰功尋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獲浮惰

還見汲郡城旁多骸骨移書州郡令悉收瘞其夜甘雨
霶霈還孝莊勞之曰知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
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出除清河太守世良
才識閑明尤善治術在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
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
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
境民又謠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
天保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内穭生桃

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訴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己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强學好屬文撰字畧五篇宋氏别録十卷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

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絷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爲廷尉以

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絶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顯祖引見二人親勑世軌曰我知臺欺寺久卿能執理與之抗衡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勑義雲曰卿比所爲誠合死以志在疾惡故且一恕

仍顧謂朝臣曰此二人並我骨鯁臣也及疾卒廷尉御史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命世良從子孝王學涉亦好緝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爲段孝言開府參軍又薦爲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别録二十卷會平齊改爲關東風俗傳更廣見聞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篇第冗雜無著述體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典尤長

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奬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報下竝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息官民遐邇皆相慶悦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事唯頗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

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書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後卒官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哭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寮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之拒而不受魏彭城王韶拜定州除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

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因瘦而死韶以業家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以微細伏事節下既不能裨益寧可損敗清風後高祖書與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韶高祖之壻也仁之後爲兖州臨別謂吏部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崔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兖如此欽歎答曰稟性愚直唯知自

修無他長也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復名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尋遷東郡守以寛惠著其年麥一莖五穗其餘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爲政化所感尋以病卒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父文業鉅鹿守伯謙少孤貧善養母高祖名赴晉陽補相府功曹稱之曰清直奉公真良佐也遷瀛州别駕世宗以爲京畿司馬勞之曰卿騁

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族弟暹當時寵要謙與之寮舊同門非吉凶未曾造請後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槧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由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關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

曰我自有白鬚公不慮不決後爲銀青光祿大夫卒
蘇瓊字珍之武強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
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
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府長流參軍
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爲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
彊盜長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
認唯不獲盜贓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
等十餘人並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

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瓊累遷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姦盜止息或外境姦非輙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知賓非盜者即便放之雙成訴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走私訪别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多放散云但付府君有鄰郡富豪將財物寄置界内以避盜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劉黒狗構

結徒侶通於滄海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郡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郡民趙頼曾爲樂陵太守八十致事歸五月初得新瓜一雙自來

送潁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剖人遂競貢新果至門聞知潁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引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衆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祠婚姻喪葬

皆教令儉而中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內其兵賦次第竝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長吏常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災絕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部中有粟家自從貸粟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且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撿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人庶懷之遂無一人

經州前後四表列爲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尊起爲日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爲濟州刺史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爲樂陵郡過州裴問其外聲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民譽者非至公祐答言若爾黄霸龔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瓊陷瓊申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

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公平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河南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撿事多申雪尚書省崔昻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怨枉不放反逆昻大慙京師爲之語曰斷决無疑蘇珎之遷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撿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爲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

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欵引道俗歎服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輙度淮南歲儉啓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爲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爲博陵太守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祖法壽魏書有傳父翼宗豹體貌魁岸美音儀釋褐開府參軍兼行臺郎中隨慕容紹宗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

當之豹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促公若實有災
眚恐非禳所能解若其實無何禳之有紹宗笑曰不能
免俗聊復爾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為知微遷樂陵
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豹階庭簡靜囹圄空虛郡治
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
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還鄉園自養頻徵辭
疾終於家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釋褐開府參軍

勑用士人爲縣宰以去病爲定州饒陽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爲吏民歎服擢爲成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艱綱維不立功臣內戚請囑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爲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發詔褒揚隋大業中卒於冀氏縣令

北齊書卷四十六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孟業傳令我出都○臣荃按上文云徵入爲中書令出疑入字之譌

仁之後爲兗州○北史兗州上有西字

唯知自修無他長也○元本脫長也二字從別本增

蘇瓊傳長流參軍推其事○北史參軍下有張龍二字

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四十七至五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　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熊　澮

北齊書卷四十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夫人之性靈禀受或異剛柔區別緩急相形未有深察是非莫不肆其情欲至於詳觀水火更佩韋絃者鮮矣獄吏為患其所從來久矣自魏途不競網漏寰區高祖懲其寛怠頗亦威嚴馭物使内外羣官咸知禁網今錄邸珍等以存酷吏懲示勸勵云

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高祖起義拜為長史性嚴暴求取無厭後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

軍事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為民所害後贈定州刺史
宋遊道廣平人其先自燉煌徙焉父季預為渤海太守
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
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為奴誣以逆遊道誘令返雪而
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
為府佐廣陽王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
遊道為訴得釋與廣陽王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
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賊能討宋遊道

孝莊即位除左中兵郎中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來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令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

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
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
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
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
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
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
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趨惡如流伐善何速今得
冠冕百寮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

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勑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宋遊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
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用心莫懷畏慮
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遊道為中尉文襄執請
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遊道為尚書左丞
文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
下肅然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
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駁尚

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輙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考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

闕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諂言肆其姧詐罕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毁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糺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内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並

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汚未露而姧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分為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

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不爾他經畧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之獄而餓之食敝襦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

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
遊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杖遊道而判之曰遊道
稟性遒悍是非肆口吹毛洗垢瘡疵人物往與郎中蘭
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凌
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科遊道被禁獄吏
欲為脫枷遊道不肯曰此令公所著不可輙脫文襄聞
而免之遊道抗志不改天保元年以遊道兼太府卿乃
於少府覆撿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姧吏返誣奏之下獄

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遊道剛直疾惡如讐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糺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遊道案之文襄以貞預建義勳意將含忍遊道疑陳元康為其内助密啓云子貞元康交遊恐其别有請囑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為遊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

君遊道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遊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襄事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河西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遊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遊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

城人趙紹兵殺之遊道為奬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廻
巳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尉厥結交託厥弟粹於徐州
殺趙紹後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錢
五百萬後聽收遊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尉粹
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勑至市司猶不許遊
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時李奬二子構訓居貧
遊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
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遊道獼猴面

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貌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遊山遊道出見之乃獼猴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遊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遊道第三子士遜為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遊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遊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遊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

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常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為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彥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守中書侍郎李德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參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斐性殘忍以强斷知名世宗引為相府刑獄參軍謂之云狂簡斐然成章非佳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别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氷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書斐後以謗史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兖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會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人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鞫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治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勳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

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
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
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
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
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后姨祖載日內外百
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
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
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

之夕衆儲備設䰟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
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婚誣罔干
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道孤貧亦為矯詐法官
如此直繩焉寄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五
品已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已上臨日署訖
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
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勑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
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

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欵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彦至都武成猶致疑惑

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宫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昻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為人所啓及歸彦被擒又列

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遍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遊道因公事忿競遊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孫僕隸常瘡痍被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為首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

萬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乃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世祖令舍人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屍漳水

北齊書卷四十七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宋遊道傳臨淮王彧譴責○按上下文疑有脫誤

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北齊書卷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介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自兩漢以來外戚之家罕有全者其傾覆之跡逆亂之機皆詳諸前史齊氏后妃之族多自保全唯胡長仁以譖訴貽禍斛律光以地勢被戮俱非女謁盛衰之所致也今依前代史官述外戚云爾

趙猛太安狄那人姊為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王琛猛

性方直頗有器幹高祖舉義遷南營州刺史卒

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

好弓馬有武幹為高祖帳内都督從破尒朱於韓陵累

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

縱情財色為時論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高歸彦反於

冀州詔叡往平之還拜司徒公周兵寇東關叡率軍赴

援頻戰有功擒周將楊擲等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

瓠敵在豫境留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行非法坐免官

尋授太尉薨

介朱文暢榮第四子也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

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

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旣籍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

司馬任冑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深相愛

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

五日夜為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即時賞帛任冑令仲

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為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為主為任氏家客薛季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姉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义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寛貸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

益横多所凌忽平泰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謡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收論尒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鄭仲禮滎陽開封人魏鴻臚嚴庶子也少輕險有膂力

高祖嬖寵其姊以親戚被昵握帳內都督嘗執高祖弓刀出入隨從任胄為好酒不憂公事高祖責之胄懼謀為逆賴武明婁后為請故仲禮死不及其家

李祖昇趙國平棘人顯祖李皇后之長兄父希宗上黨守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睦姻好施文學足以自通仕至齊州刺史為徒兵所害弟祖勲顯祖受禪除秘書丞及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王濟南廢為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以數

坐賍免官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因内寵無可稱述

元蠻魏太師江陽王之繼子肅宗元皇后之父也歷光祿卿天保十年大誅元氏肅宗為蠻苦請因是追原之賜姓步六孤氏尋病卒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之兄父延之魏中書令長仁累遷右僕射及尚書令世祖崩預參朝政封隴東王左丞鄒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

史欲諂都座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話朝退亦相隨
仁惠元亮又伺間而往停斷公事時人號為三佞長仁
私遊密席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
是奏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等皆出孝裕又說長仁
曰王陽卧疾士開必來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
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
守後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士開出為齊州刺史長仁
怨憤謀令刺士開事覺遂賜死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

后重加贈謚長仁弟等前後七人竝賜王爵合門貴盛
從祖兄長粲父僧敬即魏孝靜帝之舅位至司空長粲
少而敏悟以外戚起家給事中郎黄門侍郎後主踐祚
長粲被勑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世祖崩
與領軍婁定遠録尚書趙彦深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
連猛高阿那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
後定遠文遥竝出唐邕專典外兵綦連猛高阿那肱别
總武任長粲常在左右兼宣詔令從幸晉陽後主即位

富於春秋庶事皆歸委長粲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為侍中長仁心欲入處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遂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後主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流涕後主亦憫默至州因沐髮手不得舉失音卒

北齊書卷四十八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介朱文暢傳為打竹簇之戲○北史無竹字

明日平秦致請○一本平秦下有王使人三字

鄭仲禮傳魏鴻臚嚴庶子也○北史仲禮父名嚴祖

左丞鄒孝裕○北史鄒作鄺

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四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於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又神農桐君論本草藥性黄帝岐伯説病候治方皆聖人之所重也故太史公著龜策日者及扁鵲倉公傳皆所以廣其聞見昭示後昆齊氏作霸以來招引英俊但有藝能無不畢策今並録之以備方伎云

由吾道榮琅邪人也好道法與其同類相求入長白太山潛隱具聞道術仍遊鄒魯之間習儒業晉陽人某大明法術乃尋是人為其家庸力無識之者久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歴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僊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絶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

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秘尋為顯祖追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所追人驚怖將走道榮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俄值國廢道榮歸周隋初乃卒又有張遠遊者顯祖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顯祖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即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

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遽縛其子詣王為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果大敗其後每從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

信都芳河間人少明筭術為州里所稱有巧思每精心研究忘寢與食或墜坑坎嘗語人云筭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以術數干高祖為館客授參軍丞相倉曹祖珽謂芳曰律管吹灰

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所不至卿試思之芳遂留意十數日便云吾得之矣然終須河內葭莩灰後得河內葭莩用其術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不為時所重竟不行故此法遂絶云芳又撰次古來渾天地動欹器漏刻諸巧事并畫圖名曰器準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芳又私撰歷書名為靈憲歷筭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書未就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末任北平太守顯祖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渤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是時魏武定八年五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顯祖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還賀拔仁等又云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顯祖曰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顯祖令景業筮遇乾之

鼎景業曰乾為君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御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顯祖大悅天保初授散騎侍郎又有荆次德有術數預知尒朱榮成敗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王待次德以殊禮問其天人之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渤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并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榮不從也

許遵高陽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刺其驗若神高祖引為館客自言禄命不富貴不横死是以任性疏誕多所犯忤高祖常容惜之邙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彼為火陣我為木陣火勝木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田曹記室岳封王以告遵遵曰竊蜂亦作王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好與生人相隨不欲共死人同路還岳至京尋喪顯祖無道日甚遵

語人曰多折筭來吾筮此狂夫何時當死遂布筭滿床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顯祖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

吳遵世字季緒渤海人少學易入恒山從隱居道士遊處數年忽見一老翁謂之云授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遂明占候後出遊京洛以易筮知名魏武帝之將即位也使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帝曰何謂也遵世曰初登于天當作天子後入于地不

得久也終如其言世祖以丞相在京師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將起兵每宿著令遵世筮之遵世云不須起動自有大慶俄而趙郡王奉太后令以遺詔追世祖及即祚授中書舍人固辭疾

趙輔和清都人少以明易善筮為館客高祖崩於晉陽葬有日矣世宗書令顯祖親卜宅兆相於鄴西北漳水北原顯祖與吳遵世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命遵世筮之遇革遵世等數十人咸云不可用輔和少年在衆

人之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民顯祖遽登車顧云即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一人父疾是人詣館别託相知者筮之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疾愈是人喜出後和謂筮者云泰卦乾下坤上然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以凶問至和太寧武平中筮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授通直常侍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善相人常遊王侯家世宗自潁川

振旅而還顯祖從後玉於道旁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會是道北壺鼻涕者顯祖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顯祖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亦貴而各私掐之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爲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爲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慶慶以啓帝帝怒召之玉

每照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還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世宗時有吴士雙盲而妙於聲相世宗歴試之聞劉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曰當為人主聞世宗之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世宗以為我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鑒照人物皆如其言頻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府參軍

魏寧鉅鹿人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親試之皆中乃以已生年月託為異人而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盧十六雉十四犍子拍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也

綦母懷文不知何郡人以道術事高祖武定初官軍與周文戰於邙山是時官軍旗幟盡赤西軍盡黒懷文言於高祖曰赤火色黒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黒土勝水宜改為黄高祖遂改為赭黄所謂河陽幡者也又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治家所鑄宿柔鋌乃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也懷文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

鑄刱處其土可以瑩刀懷文官至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城人曹普演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也

張子信河內人也性清淨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於白鹿山時遊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等所禮有贈答子信詩數篇後魏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時還山不常在鄴又善易卜風角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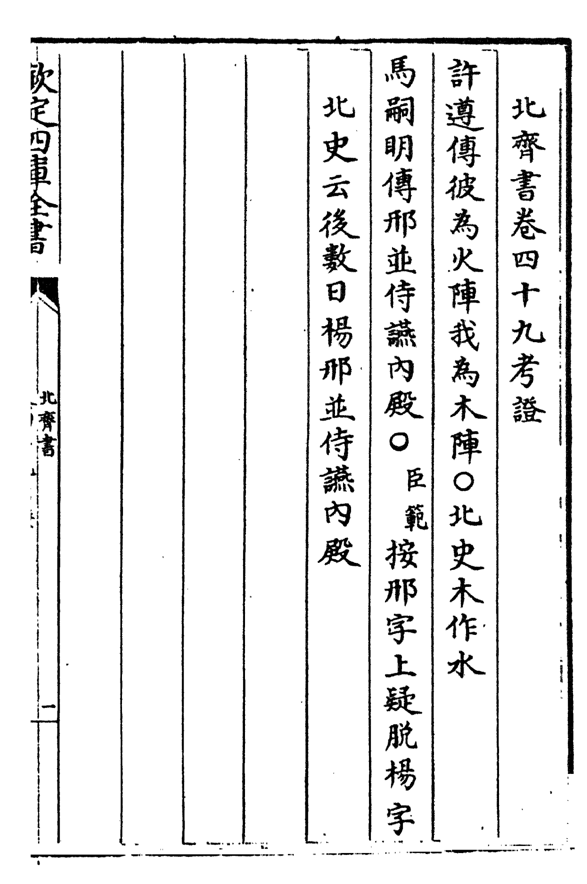
鳴於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折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馬嗣明河內人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不成誦為人診候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之診候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

治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晚不可治邢竝侍讌內殿顯祖云子才兒我欲乞其隨近一郡勿以卿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寳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寳未期而卒楊令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淳醋中自屑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後遷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至遼陽

山中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牓至問病狀不敢下手唯嗣明獨治之其病由云曽以手將一麥䕶即見一赤物長三寸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漸及半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絶嗣明為處方服湯比嗣明從駕還女平復嗣明隋初卒

北齊書卷四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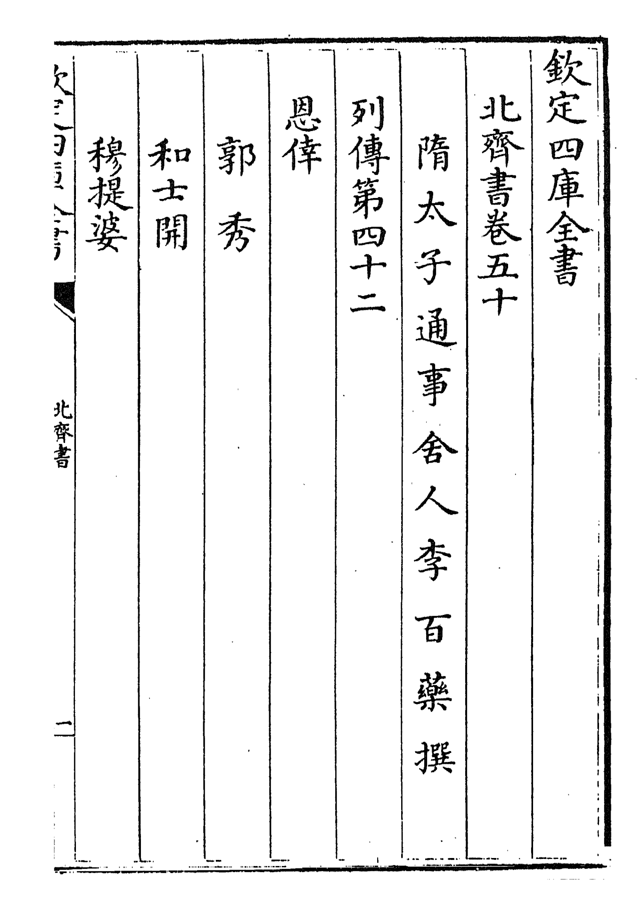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許遵傳彼為火陣我為木陣○北史木作水

馬嗣明傳邢並侍讌內殿○臣範按邢字上疑脫楊字北史云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

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北齊書卷五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甚哉齊末之嬖倖也蓋書契以降未之有焉心利錐刀居台鼎之任智昏菽麥當機衡之重刑殘閹宦蒼頭盧兒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非直獨守弄臣且復多干朝政賜予之費帑藏以虛杼軸之資剥掠將盡縱龜鼎之祚卜世靈長屬此淫昏無不亡

之理齊運短促固其宜哉高祖世宗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罔念作狂所幸之徒唯左右驅馳内外褻狎其朝廷之事一不與聞太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以之顛覆生民厄夫被髮左袵非不幸也今緝諸凶族爲佞幸傳云其宦者之徒尤是亡齊之一物醜聲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仍畧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叨竊貴幸今亦出焉

郭秀范陽涿郡人事高祖爲行臺右丞親寵日隆多受賂遺秀遇疾高祖親臨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爲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高祖自至其宅親使錄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已下同學讀書初秀忌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高祖追忿秀即日斥孝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孝靖嘗夜中

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荅曰臣不識北斗高祖聞之以爲淳直後爲儀州刺史士開幼而聰慧選爲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天保初世祖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參軍世祖性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此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顯祖知其輕薄不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長城後除京畿士曹參

軍長廣王請之也世祖踐祚累除侍中加開府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吕芬詣宅晝夜扶侍成服後方還其日帝又遣以犢車迎士開入内帝見親自握手愴惻下泣曉喻良久然後遣還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其見親重如此除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欷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世祖云

自古帝王盡爲灰燼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縱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苦也世祖大悅其年十二月世祖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世祖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士開之手曰勿負我也仍絶於士開之手後主以世祖顧託深委仗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等謀出士開引諸貴人共爲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

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死以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道今日欲欺孤寡耶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或曰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共詣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之太后不聽叚韶呼胡長粲傳言太后曰梓宫在殯事大怱速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竝拜謝更無餘言太后及後主召見問士開士開曰先帝羣

官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覬覦心若出臣正是剪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令士開爲州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必心喜之後主及太后然之告叡等如士開旨以士開爲兖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條諸寶翫以詣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謹具上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内久常不自安今得出實稱本意不願

更入但乞王保護長作大州刺史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宫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帝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而殺之復除士開侍中右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珎賂之武平元年封淮

陽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復本官悉得如故世祖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内無復期依遂與太后爲亂及世祖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并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令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兵士防送禁於治書侍御廳事儼遣都

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簿錄其家口後誅儼等上哀悼不視事數日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為常侍又勑其弟士伾入内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黄鉞十州諸軍事左丞相太宰如故士開禀性庸鄙不閲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㢘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值疾醫人云王傷寒極重進藥無効應服黄

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與王不須疑惑請
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强服遂得
汗病愈其勢傾朝廷也如此雖以左道事之者不問賢
愚無不進擢而以正理干忤者亦頗能捨之士開見人
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命諷喻責其珍寶謂
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云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誅提婆母陸
令萱嘗配入掖庭後主繈褓之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

姊遂大爲胡后所昵愛令萱姧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宮掖之中獨擅威福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嬉戲醜褻無所不爲寵遇彌隆官爵不知紀極遂至錄尚書事封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氏及穆后立令萱號曰太姬此即齊朝皇后母氏之位號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矣庸劣之徒皆重跡屏氣焉自外殺生予奪不可盡言晉州軍敗後後主

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其父市貴從高祖起義那肱爲庫典從征討以功勤擢爲武衛將軍肱妙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世祖所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爲之言彌見親待後主即位累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封淮陰王又除并省尚書令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

開既爲世祖所幸多令在東宫侍後主所以大被寵遇
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
四年令其録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内省機密尚書郎
中源師嘗諮肱云龍見當雩問師云何處龍見作何物
顔色師云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真龍見肱云漢兒
強知星宿其墻面如此又爲右丞相餘如故周師逼平
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
至肱云大家正作樂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城

已陷賊方至乃奏知明早旦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一圍及軍赴晉州令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謂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肱曰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内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漸進後主從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以淑妃奔高梁開府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

傷敗陛下舍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且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回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迴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此言難信帝遂北馳有軍士告稱那肱遣臣招引西軍今故聞奏後主令侍中斛律孝卿撿挍孝卿云此人妄語還至晉那肱腹心告肱謀反又以爲妄斬之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肱及內官數十騎從行後主走度太行令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

覘候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未須南行及周將軍尉遲迥至關肱遂降時人皆云肱表款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擒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爲隆州刺史誅初天保中顯祖自晉陽還鄴陽愚僧阿秃師於路中大叫呼顯祖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是時茹茹主阿那瓌在塞北強盛顯祖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亡齊者遂屬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爲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懸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青州刺史鳳少而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都督後主居東宮年幼稚世祖簡都督二十人送令侍衛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共戲後主即位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内省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鳳云强弓長矟無容相謝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荅曰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封昌黎郡王男寳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

會盡日軍國要密無不經手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没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兹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因愁爲君臣應和若此其弟萬歲及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宫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

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爲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辠仍毁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入内尋詔復爵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爲每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至呵叱輙詈云狗漢大不可耐唯

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廝養末品亦容下之仕隋位終於
隴州刺史
韓寶業盧勒乂齊紹竝高祖舊左右唯門閹驅使不被
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有職任寶業
至長秋卿勒乂等或爲中常侍世祖時有曹文摽鄧長
顒輩亦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
預朝權後寶業勒乂齊紹子徵竝封王不過侵暴於後
主之朝有陳德信等數十人竝肆其姧佞敗政虐人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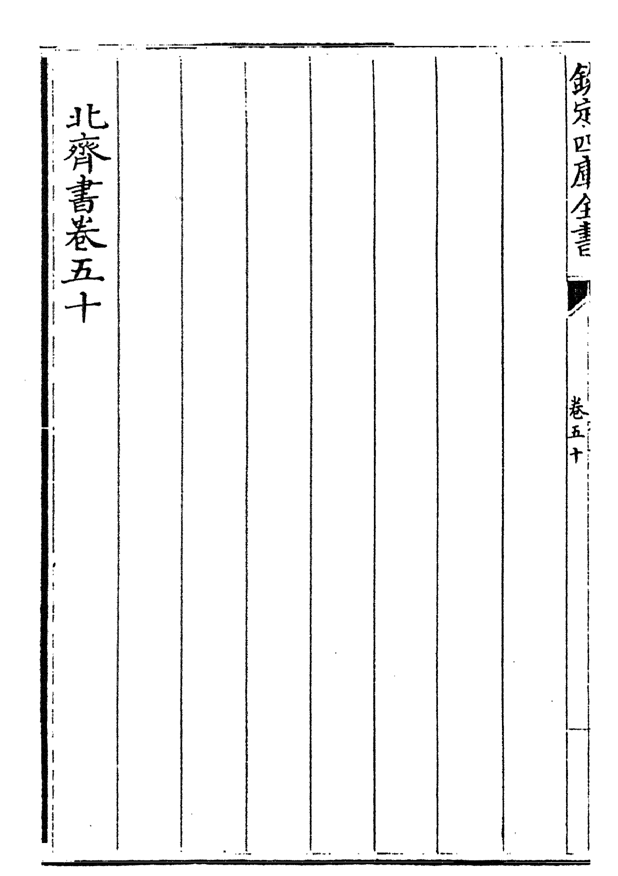
令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數十人又皆封王開府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謟諛莫不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踰巨萬丘山之積貪恡無厭猶以波斯狗爲儀同郡君分其幹禄神獸門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爲解卸廳諸閹或在内多日暫放歸休所乗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升騎飛鞭競走數十爲羣馬塵必坌諸朝貴爰至

唐趙韓駱皆隱聽趨避不敢爲言高祖時有蒼頭陳山提蓋豐樂劉桃枝等數十人俱驅馳便僻頗蒙恩遇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又有何海及子洪珍皆爲王尤爲親要洪珍侮弄權勢鬻獄賣官又有史醜多之徒胡小兒等數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諸宦者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蒼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

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險一無可用非理
愛好排突朝貴尤爲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
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
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
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
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
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
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

阿貞來不是時羣妄多皆類此

贊曰危亡之祚昏亂之朝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北齊書卷五十

編修臣范　謹言北齊書紀八傳四十二合五十卷
按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珽述獻武起居注
名皇初傳天保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從文宣征討
紀一時行師克伐之蹟著皇帝實錄而魏收陽休
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並賡續注記隋代秘
書監王邵內史令李德林俱少仕鄴中多識故事
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作齊志十六卷李在
齊預修國史創紀傳二十七卷開皇時奉詔續撰

增多三十八篇送官藏之秘府唐武徳初高祖感令狐徳棻之言始詔修梁陳魏齊周之史而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秘書丞魏徵主齊論譔歴年書未就悉罷貞觀三年復詔撰定時議者以元魏已詳於魏收魏澹二家之書惟隋及四史當立當是時德林之子中書舍人百藥次齊史至貞觀十年五史始具五史之中北齊之與梁陳蓋姚氏李氏父子所相嬗繼而成夫高氏立國亦巳

淺矣其功伐治績既不足以焜燿紀載而史家煩猥叢碎亦未能以盡一時治亂因事勸戒之義唐劉知幾著史通頗稱王邵齊志宋孝王關東風俗傳而於李氏書數斥其謬今宋王之書不傳而前世學者類綜覽南北二史於八書習者尤尠故此書訛脫彌甚其中有本書亡缺而後人雜采他書附合當日卷帙之數割裂併䌓事詞不屬又屢經刊本舛錯或妄有增損汩亂於其間者今並考校

正其句字其非本書而較然可知爲後人之補綴者亦疏之每卷之末蓋古書之存者鮮矣其幸而傳者亦非當日之舊臣等奉

勅校刋是不敢不致其謹也臣謹識